

【外国语言学】

从指元状语的语义指向规律透视 汉英时空性特质差异

王文斌 杨 静

【摘 要】汉语指元状语的句法分布具有单一性,但其所指论元却具有多元性,因此其指向方向具有多向性,对其语义解读需打破时间和语言形式的线性特征,通过整体扫描得以实现;整体扫描的视窗较大,静态性较强。而英语指元状语的句法分布具有多元性,其所指论元却具有单一性,因此其指向方向具有一维的单向性,借助顺序扫描便可实现;顺序扫描的视窗小,动态性强。汉英的这些特征差异彰显出汉语具有强空间性特质,英语具有强时间性特质。

【关键词】汉英指元状语;所指论元;句法分布;语义指向;时空性特质

【作者简介】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杨静,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原文出处】《当代修辞学》(沪),2022.3.29~4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语委2021年度重点项目“服务文明互鉴的外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ZDI145-8)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的支持。

一、引言

根据直接成分(immediate constituents)间是否具有语义兼容性,可把组合单位的关系区分为语义同指和语义异指(张国宪2006:299-301)。语义同指表示直接成分具有语义兼容性,如“明晃晃的铜水”,“明晃晃”表示“铜水”的颜色,两者又是直接成分。语义异指的直接成分则不具有语义兼容性。指元状语就是语义异指现象,它虽然修饰动词,语义却指向论元,如例(1)中“明晃晃”修饰谓语动词做状语,却在语义上指向主论元“铜水”。其实,指元状语既可指向主论元,也可指向宾论元,汉英均存在指元状语,如:

- (1) 炽热的铜水**明晃晃地**流进模子。(“明晃晃”指向主论元“铜水”)
- (2) 在工棚后面,民工们**高高地**筑了一道墙。(“高高”指向宾论元“一道墙”)
- (3) Sue has **carefully** been letting her son win at chess.(carefully 指向主论元 Sue)
- (4) Agnes lifted her stubby finger and wobbled it **wetly** against her lips.(wetly 指向宾论元 it)

已有研究主要通过语义指向分析法研究汉语指元状语,关注其指向对象、指向规律等(张力军1990;董金环1991)。语义指向分析法流行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汉语界,被誉为在汉语土壤中滋生和成长起来的第一个语言分析模式(周国光2006),意在弥补句法分析之不足,以揭示同质句法构造里蕴含的性状与事物、情状与行为间的语义联系(张国宪2006:299)。王红旗(1997)认为,该范式产生是因为语义和句法结构概念在汉语界的普及。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它不能充分说明为何英语学界没有出现相应的“语义指向”分析法。陆俭明、沈阳

(2003:308-310)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语义指向在汉语中产生,是因为汉语句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的不一致性,其复杂性也高于其他语言,印欧语中动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与句法结构形式是“捆”在一起的。然而,汉语语义指向分析多局限于语言现象的描述,如语义指向规律的确认,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概括(税昌锡2004a)。因此,陆俭明(1997:46)指出,语义指向分析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不能解释某个句法成分有复杂语义指向的原因,这又需探求新的分析方法来补充”。我们认为,语义指向的解释性研究若不关切隐藏于不同语言背后的民族思维特质,则难以实现上述目标。鉴于此,本文以汉英指元状语为例,考察两者语义指向对象、指向方向和指向确认手段的异同,依此探析其折射的汉英民族在思维层面的差异。本文可为其他语义异指现象提供新的启示,并深化对汉英语言特质差异的认识。

二、汉语指元状语的指向规律

在考察汉英指元状语的语义指向规律前,有必要明确论元的内涵和外延。顾阳(1994)指出,论元是指带有论旨角色的名词短语,论旨角色是谓词根据其与名词短语的语义关系,指派(assign)给名词短语的语义角色。根据袁毓林(2002),论元分为核心论元和外围论元,前者包括主体论元和客体论元,后者包括凭借论元和环境论元:

主体论元:施事(agent)、感事(sentient)、致事(causer)、主事(theme)

客体论元:受事(patient)、与事(dative)、结果(result)、对象(target)、系事(relevant)

凭借论元:工具(instrument)、材料(material)、方式(manner)

环境论元:场所(location)、源点(source)、终点(goal)、范围(range)

上述各类论元中,主体论元通常做主语,客体论元通常做宾语,外围论元以做状语为主(陈平1994;袁毓林2002:13)。当然,这些分类尚未穷尽,只是大体情况。

基于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的调查发现,除了环境论元和客体论元中的与事、系事,以及凭借论元中的方式外,汉语指元状语几乎可以指向所有论元,比如下面各例:

(5)拿到城市户口这天,姐姐像小孩一样**高兴地**哭了。(指施事)

(6)他们真正**聪明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相信竞争,不相信抱怨。(指感事)

(7)他们**温和地**逼他吃有营养的食物。(指致事)

(8)一丛丛野花在荒原上**茂盛地**生长着。(指主事)

(9)女巫**干干净净地**洗过脸。(指受事)

(10)在一串长长的名字之后,马锦泉**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指结果)

(11)他的肘部**冰凉地**触到一个物件。(指对象)

(12)从育苗到分级9个生产环节的技术,他**密密麻麻地**记了5个笔记本。(指工具)

(13)贾凤魁今天没涂脂粉,只**淡淡地**点了点唇膏,显得年轻不少。(指材料)

上述例子表明,汉语指元状语可指向的论元多元,既可以指向主体论元,也可以指向客体论元,还能指向凭借论元。这些论元在句中可充当主语(例(5))、宾语(例(11))和兼语(例(14)),其中宾语包括介词宾语,如例(15)和例(16)。本文把这一特征概括为汉语指元状语所指对象的多元性。

(14)剩下她老婆子孤零零地留在这间冷落的屋子里。

(15)他们把水泥行条和楼板纵横交错地堆在一起。

(16)我被他恶狠狠地捆了起来。

然而,虽然汉语指元状语语义可指向的论元具有多元性,但其分布的位置却十分单一。无论指向何种论元,指元状语均位于主语后,谓语前(简称动前),即使指主和指宾同时出现,句法位置也不作区分,如:

(17)我刻苦艰深地研究了大量法律著作。(赵春利 2006:141)

“刻苦”指向施事主语“我”,“艰深”指向对象宾语“大量法律著作”,它们都位于动前。可推知,在位置单一的情况下,指元状语能指向的对象越多,其指向方向就越多向;此外,指主和指宾位置不分,一旦指元状语与主、宾语都语义兼容,单个指元状语还可能多指。我们基于税昌锡(2004b)总结的语义指向模式,发现汉语指元状语在如下四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1)既能前指,也能后指;2)既能顺指,也能逆指;3)既能邻指,也能隔指;4)既能单指,也能多指^③。

首先,汉语指元状语的所指对象既可以分布在其前方,也能分布在其后方,前指指向主语,通常由主体论元承担,如例(5)、例(6)、例(7)、例(8);后指通常指向宾语,由客体论元承担,如例(9)、例(10)、例(11)等。其次,顺指和逆指表示语言单位与其所指对象是否形成自然语序,如形容词做述谓成分,位于名词之后,“张三聪明”是顺指,“*聪明张三”则不能说。要确定指元状语是顺指或逆指,需明确指元状语是论元的述谓成分,还是修饰成分^④。虽然语义指向这一概念在汉语界早已存在,但鲜少探究“指向”的性质。本文认为,指元状语更接近于述谓成分^⑤,理据主要有三:

1)很多指元状语虽表论元属性,却无法实现为论元的定语(何洪峰 2006),如:

(18)a. 大家快快乐活地过日子。

b. *快快乐活地大家过日子。

2)与定语所表达的论元属性相比,指元状语所表达的论元属性具有临时性、有意性和主观性(张国宪 2006: 308-316),其意义的确认需参照句子所表达的事件,即使能换位成相应的定语,语义也不等值,如:

(19)a. 他黑黑地染了发。

b. 他染了黑黑的发。

张爱民(1996)指出,(19)a中“黑黑地”是行为“染”的结果,头发原本的颜色不清楚;(19)b中“黑黑的”既能表示头发染之后的颜色,又能表示染之前的颜色。这表明指元状语对论元只有述谓性(predicative),与论元构成述谓关系,这可以解释为何定语和状语有时换位不成功。

3)英语指元状语被归为述谓状语(predicational adverbials),强调其与动词共享同一论元(Ernst 2002:54; Matsuoka 2013:586),汉语界也有将状语处理为述谓语的提议(潘国英 2012)。英语和汉语的述谓成分均位于所述成分之后。汉语指主状语位于主论元之后,属于顺指;指宾状语位于宾论元之前,则是逆指。可见,汉语指元状语既能顺指,也能逆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前指和后指、顺指和逆指是两种独立的指向标准,但在指元状语中,两类指向有所重合,前指就意味着顺指,后指就意味着逆指,因此下文以分析顺指和逆指为主。

第三种指向模式是邻指和隔指,邻指是指向成分与被指向成分邻近,而隔指则是两者之间有其他成分。

汉语指主状语通常紧邻主语,是邻指;指宾状语与宾语被谓语隔开,是隔指。指主状语也可能出现隔指,如例(20)的“酒”与“热热地”之间隔着“靠柜外站着”。有时还可能出现长距离隔指,如例(21)的“泡萝卜”与“水滴滴”的距离就很长:

(20)买了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

(21)泡萝卜染成淡红色,标本一样浸在玻璃缸里,两分钱一片,两片只要三分,院长夫人买菜过身,总要放下箩筐一样大的菜篮,仔仔细细拣出两片来。这时她帮手的女疯子,就想水滴滴地抢过去吃。(高万云 1993)

第四种模式是单指和多指,单指表示语词所指向的对象明确且唯一,而多指表示其所指对象不明确,同时指向多个论元。上文所举的例子中,指元状语大多指向明确,属于单指,但汉语的指元状语还能多指,这就是郑贵友(2000:155)所说的“主动宾三系”状语,如:

(22)a. 遍地的落花红红绿绿地铺成了一大片“地毯”。

b. 她天真地提了几个问题。

c. 汗湿的内衣凉凉地贴着前胸和后背。

例(22)a的“红红绿绿”同时指向“落花”和“地毯”,其他两例类同。上文提及,多指是因为不论是指主抑或指宾,汉语指元状语都只能分布在动前位置,指元状语若与宾语和主语都语义兼容,便容易多指。综上,汉语指元状语虽句法位置单一,但所指论元却多元,这使得其指向多向:可前可后、可顺可逆、可邻可隔、可单可多,且无任何形式标记表明指元状语与所指论元的关联,只能根据语义和语境来判断其指向,这体现了汉语意合的特点。值得追问的是,是何种思维模式在支撑汉语的意合?英语指元状语是否也有类似的表现,两民族确认指元状语所指向论元的方式有何不同?

三、英语指元状语的指向规律

根据Ernst(2002:54),英语指元状语主要指向主语,因此又被称为指主状语(subject oriented adverbials)。指主状语主要有两类:

指施状语(agent-oriented): *cleverly, stupidly, wisely, rudely, ostentatiously*

心理态度(mental-attitude): *calmly, anxiously, sadly, reluctantly, willingly*

指施状语所指向的主语是施事,此处施事做广义解,指具有行为自主性的个体(Ernt 2002:56),包括施事(23)a和主事(23)b。心理态度类状语也主要指向施事,如例(24):

(23)a. Jim **wisely** got out of the bed.

b. Jim **wisely** lay on the bed.

(24)a. She **calmly** had left the room.

b. They **reluctantly** waited there for Mary to assign jobs to them.

上述分类采用了两个标准,指施状语是以所指论元为标准的分类,心理态度类以词义为标准,因此两者有所重合。综上,英语指主状语能指向的角色有:施事和主事,均为主体论元,且在多数情况下,均实现为主语,因此英语指元状语主要表现为指主状语。

心理态度类状语在处所介词构式(locative PP constructions)和被动构式中,容易指向受事。然而,处所介词

构式中指向受事的解读可以分析为指向施事或主事,被动构式中指向受事的解读可以分析为指向施事。首先看处所介词构式:

- (25)a. John sent Bill **willingly** to the doctor.
b. John sent Bill to the doctor, and John was willing to do so.
c. John sent Bill to the doctor, and Bill was willing to go to the doctor.

- (26)a. Mary put Susie **contentedly** on the bed.
b. Mary put Susie on the bed, and Mary was contented to do so.
c. Mary put Susie on the bed, and Susie was contented to be on the bed.

Geuder(2004:156)& Matsuoka(2013:587)均发现,处所介词构式中,心理态度类指元状语若位于宾语后、补语前,其指向对象既可以是主语,也可以是宾语,如例(25)a可解读为(25)b或者(25)c,例(26)a则可解读为(26)b或(26)c。Matsuoka(ibid:595)认为,处所介词构式是一个双小句结构(ibid:596),包括主句和处所构式所形成的补语小句。补语小句的主语未出现在句中,它是被主句宾语 *Bill* 控制的空代词,该空代词回指宾语(anaphoric to the object)。换言之,该构式由两个子构式紧缩而来,其指宾解读源自主句宾语与子句主语的重合,例(25)和例(26)的 *willingly*、*contentedly* 看似指宾,实则指主。小句主语所回指的 *Bill*、*Susie*,在小句所表征的事件中,分别为施事和主事。

被动构式中,指元状语若位于 *be* 动词前,则指向受事主语,例(27)a的 *reluctantly* 指向 *Sandy*;若位于 *be* 动词和主动词之间,则既能指向主语,也能指向 *by* 引导的施事宾语,如例(27)b,该现象被称为被动敏感性(passive sensitivity)(Jackendoff 1972:83):

- (27)a. Sandy **reluctantly** was hit by Kim.
b. Sandy was **reluctantly** hit by Kim.(Wyner 1998:333)

然而,根据 Wyner(1998:342-343),当 *reluctantly* 指向主语 *Sandy* 时,*be* 动词赋予其施事性,具体体现为意愿性(volitionality),即 *Sandy* 勉强让自己被 *Kim* 打。受事主语也能具备施事性,这从某些被动结构能形成祈使句可见一斑(Matsuoka 2013:612):

- (28)a. Be examined by the doctor.
b. Be instructed by the teacher.

英语指元状语指向受事时,受事会被赋予一定的施事性,可见英语指元状语主要指向具有施事性的语义角色。施事通常充当句子主语,因此英语指元状语主要表现为指主状语。值得注意的是,*reluctantly* 指向施事 *Kim* 时,属于逆向隔指模式,下文详析。

英语在真正意义上指向受事的指元状语极为罕见。Killie(2007:336、350)调查了布朗语料库(Brown Corpus)和赫尔辛基语料库(Helsinki Corpus)等从1100年到2000年的指元状语,只发现了4个指宾状语的用例,且它们产生时间较晚,均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且位置上它们只能紧邻宾语之后,多表示“方式义”,除上文例(4),又如:

- (29)a. A wind was blustering around Notthing Hill Gate, shaking out the sodden litter from the raised flower-beds

and swirling it **damply** against her ankles.

b. The damp air was catching on her eyelashes, spiking them **darkly**.

c. His bulbous nose flexed its nostrils **blackly**.

这与汉语形成鲜明对比。根据何洪峰、彭吉军(2009),汉语指宾状语始见于《诗经》,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此外,英语指宾状语不仅数量少,类型也少。除了受事,英语指元状语也无法像汉语那样指向结果、对象、材料、工具等充当的宾语(对比前文例(10)–(13)),这从它们无法英译可见。又如 Geuder(2000:83)指出例(30)a–(30)b 不合格:

(30)a. *to dig a hole **deeply**

b. *to bake a cake **sweetly**

c. *to **deeply** dig a hole

d. *to **sweetly** bake a cake

根据 Geuder(ibid:83),英语只能表述为 *to dig a deep hole* 和 *to bake a sweet cake*。我们查找了 COCA 语料库,也未发现指宾状语位于动词前的用例,可见例(30)c–(30)d 不可接受。

另一些例子看似指宾,其实是指向动词(Geuder 2000:71/81):

(31)a. They decorated the room **beautifully**.→beautiful decoration vs? beautiful room

b. They loaded the cart **heavily**.→heavy load vs? heavy cart

c. She wrapped the gift **nicely**.→nice wrapping vs? nice gift

例(31)中的 *beautifully*、*heavily*、*nicely* 似乎分别指向 *room*、*cart*、*gift*,实则指向句子动词(ibid:81)。这从例(31)右侧对状语的语义复述可见,如例(31)a,房间的装饰若漂亮,房间通常也漂亮,但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例(31)的状语只预测行为属性,而非宾论元属性,状语的指宾解读是语用推理的结果。英语指元状语可指向的论元角色主要有施事和主事,且以施事为主,均为主体论元,指向受事的用例较少。与汉语相比,英语指元状语所指论元具有单一性。

虽然英语指元状语所指的对象较为单一,其能分布的句法位置却十分灵活。Quirk *et al.*(1985:490)发现英语状语可分布的位置有6个,主动词前4个:前句中(initial medial, (32)a 位置1)、句中(central medial, (32)a 位置2)、中句中(middle medial, (32)a 位置3)和后句中(end medial, (32)b 位置1);主动词后2个:前句末(initial end, (32)c 位置1)和句末(end, (32)c 位置2)。上述位置,指元状语均可分布:

(32)a. They (**wisely**)₁ will(**wisely**)₂ have (**wisely**)₃ declined her invitation.

b. She has been (**wisely**)₁ insisting on total control of her films.(Ernst 2002: 106–116)

c. John sent Bill (**reluctantly**)₁ to the doctor (**reluctantly**)₂.(Matsuoka 2013: 594)

丰富的句法位置使得英语指元状语可以顺向、邻近地指向论元。英语指元状语除了在如例(27)b的被动句中指向施事是逆指和隔指外(下文详析),几乎都分布在其所指论元的后方,指向呈顺向,简单句中类似于例(30)c–(30)d的这种逆指模式并不存在,与汉语明显不同。

此外,英语指元状语贴近其所指论元,为邻指模式。该观点似乎与事实不符,如例(32)a除了位置1的 *wisely*

邻近主论元外,其他位置的指元状语与主论元均被隔开。然而,英语指元状语除了指向论元,还同时指向动词,强调论元属性与事件的关联(event-dependence)。由此,指向论元和指向行为之间形成一对张力,英语通过丰富的句法位置来调节这种张力。若以主动词为界,主动词前的指元状语以指向论元为主,主动词后的是指向动词,作方式状语,意义不同:

(33)a. She calmly left the room.

b. She left the room calmly.(Ernst 2002:64)

例(33)a *calmly* 位于主动词前,表示施事决定以平静的心情离开,*calmly* 表示施事的情绪,而(33)b *calmly* 位于主动词之后,表示施事离开时做出平静的样子,其内心可能很挣扎,由此,例(33)b 可以接从句 *though her emotions were in turmoil*,而(33)a 则不行(Ernst 2002:67)。可见,动前指元状语常指向论元,动后指元状语常指向行为,表示行为方式义,方式义与论元属性的关系不透明(opaque),表现得平静,不一定真平静。因此严格地讲,动后指元状语并不指向论元,它不预测论元属性,它与论元之间的指向关系是语用推理关系(a matter of inference),而不是句法结构编码(Geuder 2000:21; Killie 2007:353)。由此,与论元疏远也在情理之中,这一点上文在讨论指宾状语时也提及,Geuder 也因此将方式状语排除在指元状语的研究范围之外。

句中主动词只是状语指向主语和指向动词的大致分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英语除了主动词外,还有助动词。助动词也是动词,只是其语义抽象度较高,具有图式性(schematic),表达时体概念,让行为入场(grounding)(Langacker 2008:299)。指元状语分布在助动词之后则是让其所表示的论元属性入场,即助动词后的指元状语表达论元属性在某个时体范围内有效,如例(32)a 的第一个和第二个 *wisely* 意义不同,前者强调“他们的明智会让他们拒绝她的邀请”,后者则强调“他们将会明智地拒绝她的邀请”。这种微妙的语义差异可通过句法位置得到表达。如上所述,主动词前的位置又可细分为:前句中、句中、中句中和后句中。在例(32)中,除了(32)a 的位置1之外,前句中、中句中和后句中的三个位置均可将指元状语与论元隔开。然而,这并不推翻英语指元状语邻指的结论,因为指元状语指向主论元,是一个程度问题,没有截然区分的界限。Huddleston & Pullum(2002:672)发现,指元状语越靠近主语,其语义越容易指向主语,Geuder(2000:21)称该现象为指向效应(orientedness effect)。若指元状语从前句中逐渐向后移动,其指向从论元开始逐渐游移至助动词直至主动词。

英语指元状语逆指和隔指模式主要出现在被动构式中。为便于讨论,将例(27)重复为[27]:

[27]Sandy (**reluctantly**)₁ was (**reluctantly**)₂ hit by Kim (**reluctantly**)₃.

上文已述及,当指元状语分布在 *be* 动词和主动词之间时,即[27]的位置2,它可指向介引的施事,从而产生逆向隔指模式。这种模式的产生与构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相关,下文第四节将论及,被动构式是逆向关注事件的产物,它将施事调至句末,受事调至句首,状语也因此容易出现逆指模式。英语被动构式中,指元状语若指向施事,有两种选择:一是位于句末的位置3,由此形成顺向邻指的模式;二是位于 *be* 动词后,主动词前的位置2,从而形成逆向隔指的模式。上文提及,位置3通常表示行为属性,指元状语在此处容易与方式状语混淆,无奈之下,英语指施状语选择位置2,使之位于主动词前,从而达到指向施事的目的,形成逆向隔指模式。可见,即便位置再多,也不能保证所有的表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在被动构式这类复杂结构中尤其如此,只是

相对于汉语,英语主动构式指向的单向性仍十分明显。综上,英语指元状语多邻近其所指论元,若以主语为坐标,上述不同位置就形成指主程度的连续体,该连续体的一极突显主论元属性,另一极突显行为属性,中间位置根据其的主语的远近突显论元属性和行为属性的程度不一:

前句中 > 句中 > 中句中 > 后句中 > 前句末 > 句末

最后,英语指元状语由于句法位置灵活,能确保其所指的论元十分明确,我们所见的文献中不曾提及英语指元状语可像汉语那样,同时指向主论元和宾论元。前文述及的处所介词构式和被动构式中指主和指宾解读的模糊性具有析取性质,即指元状语在这些构式中,要么指主,要么指宾,无法同时指主和指宾,本质上仍属单指模式。总之,英语除了被动构式外,指元状语的指向通常呈顺指、邻指和单指,句法位置的多样,能保证其指向以单向的一维模式为主。

英语另一个可指向论元的成分是次级谓语。次级谓语包括描写谓语(*depictive predication*)和结果谓语(*resultative predication*)。描写谓语又分为主语描写谓语和宾语描写谓语,结果谓语则主要表现为宾语结果描写谓语(Rothstein 2003:553),如:

(34)a. John drove the car **drunk**. (subject depictive)

b. Mary drank the coffee **hot**. (object depictive)

(35) Mary painted the house **red**. (object resultative)

部分学者(熊仲儒 2013; 杨永忠 2014)将次级谓语等同于汉语的指主状语和指宾状语。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并不支持,理据主要有二:

1) 次级谓语虽不是完整的谓语结构,但它与论元存在直接的述谓关系,而英语状语与论元的述谓关系并不直接,如:

(36)a. John left the meeting **angry** at his colleagues.

b. *John left the meeting **angrily** at his colleagues. (Geuder 2004: 155)

例(36)a的 *angry* 能续接介词补语,说明它是对主论元 *John* 的心理属性的直接表述,例(36)b的 *angrily* 不行,说明其表述重点是行为,无法接愤怒的对象。

2) 英语次级谓语不修饰动词。根据 Rothstein(2003),次级谓语与主谓语共享同一论元,它不使用完整的时体谓语,因其所描述的事件与主谓语具有共时性。Rothstein(2003)将上述特点称为次级谓语与主谓语的时间一参与者关联(Time/Participant Connect, 简称 TP Connect)。Langacker(2008:413)在分析动词不定式和 *-ing* 分词时也指出,它们依靠主句帮助其入场(*grounding*)。本文认为,次级谓语也同理,它与主谓语之间不属于修饰关系,而是与主句谓语共享时间和参与者。借助主句入场的紧缩构式,如:

(37)a. John left the meeting **angry**.

b. John **angrily** left the meeting. (Geuder 2004: 149)

例(37)a表示“John 离开会议时非常生气”,“生气”与“离会”共时且共享同一论元,例(37)b则表示“John 因为生气而离开会议”,“生气”与“离会”具有因果关系。Geuder(2004: 164、Note 8)指出,虽然次级谓语所表示的论元属性可能会影响(rub off)谓语动词,但这种影响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并非语法构式的本义,说话人选择该构式就是

不想对论元属性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承诺(non-committal)(Schultz-Berndt & Himmelmann 2004: 61)。相反, -ly 指元状语就是强调其与行为的关联(Geuder 2004: 131、141、150)。由此, 英语的次级谓语与指元状语性质不同, 应区分看待。至于次级谓语对应着汉语的补语或谓语, 则是类型学未来研究的课题。

四、汉英指元状语指向规律的深层透析

上文分析表明, 汉英中虽然都存在指元状语, 但两者的指向规律不尽相同。下文将分析汉英指元状语识解方式的异同及其所体现的民族思维特质。

4.1 汉语指元状语的识解方式

汉语指元状语指向对象多元, 句法位置分布单一,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其指向多向。Langacker(2008: 355)用弹子球模型(billiard-ball model)概括动态事件, 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就是能量携带者将能量传递给能量接收者的过程, 前者为施事(agent), 后者为受事(patient), 中间节点为工具、材料或方式, 从而形成传递能量的行为链(action chain), 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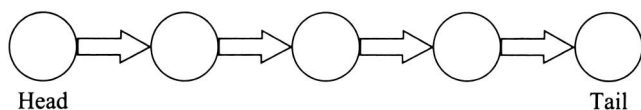


图1 弹子球模型

汉语指元状语既能指向施事等主体论元, 如例(5)、例(6)、例(7)、例(8), 也能指向受事等客体论元, 如例(9)、例(10)、例(11), 还能指向工具等凭借论元, 如例(12)、例(13)。这说明汉民族不仅能顺向, 还能从中间节点, 甚至逆向关照行为链, 可以打破行为发展的线性顺序。多视角观察事件造就了汉语指元状语指向对象的多元。

汉语指元状语指向对象虽多元, 其句法位置却十分单一, 这造成其指向的多向性, 呈“可顺可逆、可邻可隔、可单可多”的特点。税昌锡(2004b)指出, 与顺向不同, 逆向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上和事实上的不对应性。汉语指元状语的指向可顺可逆, 表明汉民族对客观场景的加工不受事件客观发展顺序的限制, 可打破其顺序, 呈现出与时间顺序相反的语序。由于汉语指元状语句法分布位置单一, 指元状语不仅在逆指时违反时间时序, 顺指时也可能违反, 如:

(38)a. 他羞愧地涨红了脸。

b. 我焦急地等待他的到来。

c. 在遍地废墟的城市, 记者还惊讶地看到了一场婚礼。

d. 我一袋烟还没抽完, 许先生就工工整整地替我写好了三封信。

例(38)a—(38)c是指主状语, 属于顺指, 然而只有(38)a符合时间顺序, (38)c逆时, 先“看到”而后“惊讶”。(38)b中指元状语与谓语是伴随关系, 无所谓先后, (38)d“工工整整”指向宾语, 逆指的同时还违反了时间顺序, 这昭示时间顺序并非汉语指元状语表达的首要关切。其次, 隔指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多维性与言语线性形式一维性的矛盾(税昌锡 2004b), 邻指更符合言语的一维性。汉语可邻可隔, 表明它可以打破语言的线性特征, 指元状语与其所指论元可分离。最后, 汉语指向可单可多, 可同时指向主论元和宾论元, 除例(22)外, 又如:

(39)a. 刺骨的北风冷冰冰地吹着他的脸。

b. 菱子已经苗苗条条地长成一个姑娘了。

例(39)a的“冷冰冰”同时指向“北风”和“他的脸”，例(39)b类同。两个例子中的指元状语是“双向双指”模式。

汉语指元状语具有句法位置单一、指向多元和指向多向的特点，表明汉语表达既不受事件时间顺序的限制，也可突破语言的线序模式，其加工是整体扫描的结果。根据 Langacker(2008:88、398)，人们从行为链下游反观行为时，是整体扫描的结果，如：

(40)a. An ugly scar extends from his elbow to his wrist.

b. An ugly scar extends to his wrist from his elbow.

例(40)a是以说话人加工的视点为顺序产生的，而(40)b的语序则先将注意力导向扫描的终点，然后再回到起点。加工(40)b首先需要将事件整体扫描之后，再回顾这个扫描过程，重新概念化整个扫描的路径，其加工方式比(40)a更复杂、更耗时。同理，被动句将受事提前做主语，是说话人从受事视角关注事件的结果，从行为链的下游反观行为，也属于整体扫描。据此，(27)b的 *reluctantly* 指向 *by* 引导的施事，呈逆向隔指模式，其指向确认也是整体加工的模式。但英语只在该构式中存在这种模式，且英语有被动标记来提示该构式的特殊性。然而，汉语中整体扫描不仅存在于被动构式，其主动构式中也存在大量逆指、隔指现象，且无任何标记，可见指元状语语义指向的确定，需要对事件进行整体扫描才能实现。其次，隔指现象的确认则需要更大的视窗才能完成，其结果是视窗的更迭频率降低，事件的时间被压缩(time compression)，行为的动态性也随之降低(Langacker 2012:6)。最后，汉语指元状语可同时指向主论元和宾论元，这是双向双指现象，表明汉民族能同时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确定其所指对象。语言的线序被打破，说明汉语强调主论元属性和宾论元属性的整体关联，将两者视为一体，借用一个位置表达。整体思维本质上就是空间性思维(王文斌2019:88、118)，正如 Langacker(2008:104)所言，认知意义上的物(thing)，产生于人们看到两个事体间的相似性，并视之为整体，从而参与到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higher-order conceptualization)。简言之，汉语指元状语的加工是整体扫描的结果，视窗大，事件的时间性消减，静态性强，究其根本，这是空间性思维作用的结果。

4.2 英语指元状语的识解方式

如上所述，英语指元状语主要指向施事、主事等主体论元，根据前文提及的 Langacker(2008:398)的弹子球模型，其实质就是基于主体论元关照行为。主体论元是行为的发起者以及能量的携带者，其属性对行为的影响最大，也因此最容易实现为指元状语，这说明英民族主要是从行为链链首(head)观察行为，直至链尾(tail)结束，这种顺向观察方式与行为的展开顺序同构，是典型的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模式。

英语指元状语虽然指向对象单一，但其句法位置多样，因此能确保其语义指向呈单向性。首先，英语指元状语以顺指为主，这就保证了其语序与事件发展的顺序同构，如：

(41)a. John nervously fidgeted with the pencil.

b. John read the review angrily. (Geuder 2000:196)

例(41)a表示 *John* 因为紧张而摆弄铅笔，(41)b则表示 *John* 读了评论之后非常生气。两者均符合事件展开的顺序，当然，由于(41)b的 *angrily* 位于动后，它更倾向于指向 *read* 这一行为，表达方式义。再者，除了被动构式之

外,英语指元状语与所指论元邻近,在短距离内就可以实现指向对象的确认,即它可以在局部实现语义自足。因此,其识解视窗较小,视窗的更迭频率由此更高,句子的动态性也更强。最后,英语指元状语的指向比较明确,处所介词构式和被动构式中所具有的指主或指宾的模糊性,也是析取性质的,即指主或指宾解读只能择取其一,无法同时兼顾,其语义指向的模糊性也只是因其所在句法结构的特殊性所致。多数情况下,指元状语通过邻近所指论元就能实现两者的关联,多表现为前向单指,这种方式与语言和时间的一维线性同构。英民族在识解英语指元状语时,由于其顺向邻近所指对象,其识解视窗较小,更替频率较高,句子的动态性较强。英民族着意于通过语序保留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昭示其识解方式是顺序扫描,即按照事件的先后顺序识解指元状语的语义指向,保留了时间性,这表明英民族的思维受线性时间的约束。由此,英语指元状语的时间性强,而汉语指元状语的空间性强。

据此可进一步假设,时间性强的语言,其指元状语的类型和数量都较少,主要指向施事等主体论元,且按行为链顺向观察事件。而空间性强的语言的指元状语,句法位置单一,其语义指向类型和数量较多,可以打破行为链的发展顺序,可逆向观察行为,从而呈现出指元状语指向的多向性。当然,时空性是一个程度问题,没有截然区分的界限(王文斌2019:6)。即使像英语这种时间性强的语言也偶有像被动构式这类逆指和隔指模式,英民族也可能逆向看待事件,但这并非其主导性识解方式。具有时空性强弱差异的语言所呈现出的指元状语类型,具有多寡之分,其指向的复杂性不一,这仅是一个程度问题,实际上呈连续体分布。

其实,汉英指元状语所呈现的上述差异在两门语言中并非孤例,汉语的补语(张国宪1988)、定语(税昌锡2004b)、介词和动词(古川裕2002)等,其语义指向都呈现出多向性,且与指元状语一样,都没有相应的形式手段来确认其指向。而英语中的主谓一致、非零形回指(王文斌、陶衍2019)等都呈现出指向形式的确定性和指向方向的单向性。这些事实表明:汉语具有强空间性思维特质,而英语则具有强时间性思维特质。强空间性思维是汉语呈意合特点的根本原因,汉语语义指向的研究不应仅停留于语言单位指向规律的确认,还需关注指向的跨语言普遍性及其背后的民族思维模式。

五、结语

本文对比了汉英指元状语语义指向规律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民族思维根源。汉语指元状语虽句法分布单一,但其语义指向对象多元,因此其指向多向;而英语指元状语虽句法分布丰富,但其语义指向对象单一,指向相对单向。汉语指元状语语义指向的确认需要突破语言和时间的线序特征,对事件进行整体扫描,加工视窗较大,视窗更换频率较低,动态性弱,空间性强。英语指元状语的识解则采用局部关联策略,识解视窗较小,视窗更换频率高,事件的动态性强,是顺序扫描的产物,时间性强。汉英指元状语的上述差异普遍存在,这表明汉语是强空间性特质语言,而英语是强时间性特质语言。

本文曾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纪念《修辞学发凡》问世90周年暨第十二届‘望道修辞学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注释:

①本文汉语语料来自北大语料库和学术著作,英语语料来自学术著作。

②与事指动作行为的非主动参与者,“老板对雇员发火”中的雇员就是与事,系事则是在事件里跟主事相对的事物,如“小平跑第二棒”中的第二棒(袁毓林2002)。

③税昌锡(2004b)还区分了显指和潜指,专指和兼指,内指和外指,强指和弱指,与本文相关性不大,此处不赘。

④根据 Croft(1991:51),语言的三大命题行为功能(Propositional Act Function)为:指称(referring)、述谓(predicating)和修饰(modification)。指称和述谓是一个连续体,通常分别由名词和动词来完成,修饰语位于该连续体之间,述谓性是一个程度问题(崔应贤 2002:5)。但值得注意的是,述谓状语虽然与述谓语更接近,但仍不是真正的述谓语,尤其是在像英语这类定语和状语标记不同的语言中更是如此,这从下文例(38)的分析可见。因此,不同语言指元状语的述谓性不同。

⑤无论将指元状语分析为述谓成分,还是修饰成分,均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汉语指元状语的指向多元且多向,英语指元状语指向单一且单向。

⑥视窗是一个隐喻性的表达,指认知者一次能加工内容的大小,随着认知者注意力的转变而转变。句子和语篇的推进可以被视为认知者视窗的转变(Langacker 2012:4)。

参考文献:

- [1]崔应贤 2002《现代汉语定语的语序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董金环 1991 形容词状语的语义指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
- [3]古川裕 2002 起点指向和终点指向的不对称性及其认知解释,《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4]何洪峰 2006 论现代汉语的方式状语与定语的变换,《江汉大学学报》第6期。
- [5]何洪峰、彭吉军 2009 指宾状语的历时考察,《语言研究》第4期。
- [6]高万云 1993 指名性状语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汉语学习》第3期。
- [7]顾阳 1994 论元结构理论介绍,《国外语言学》第1期。
- [8]陆俭明 1997 关于语义指向分析,《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9]陆俭明、沈阳 2003《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 [10]潘国英 2012 修饰成分作为降级述谓性成分的地位,《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11]税昌锡 2004a 语义指向分析的发展历程与研究展望,《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12]税昌锡 2004b 语义指向结构模式的多维考察,《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
- [13]王红旗 1997 论语义指向分析产生的原因,《山东师大学报》第1期。
- [14]王文斌 2019《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5]王文斌、陶衍 2019 英语时间性思维特质影响其语言加工的实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5期。
- [16]熊仲儒 2013 指宾状语句的句法分析,《现代外语》第1期。
- [17]袁毓林 2002 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18]杨永忠 2014 指宾状语句的句法结构及推导,《现代外语》第1期。
- [19]张爱民 1996 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与作其他成分的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20]张国宪 1988 结果补语语义指向分析,《汉语学习》第4期。
- [21]张国宪 2006《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商务印书馆。
- [22]张力军 1990 论“NP₁+A+VP+NP₂”格式中A的语义指向,《烟台大学学报》第3期。
- [23]赵春利 2006 形名组合的静态与动态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4]郑贵友 2000《现代汉语状位形容词的“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25]周国光 2006 试论语义指向分析的原则和方法,《语言科学》第4期。
- [26]Croft, William 1991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7]Ernst, Thomas 2002 The Syntax of Adjun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8]Geuder, Wilhelm 2000 Oriented Adverbs. Issues in the Lexical Semantics of Event Adverb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Tübingen.

- [29]Geuder, Wilhelm 2004 Depictives and transparent adverbs. In J. R. Austin, S. Engelberg & Gisa Rauh(eds.). *Adverbials: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aning, Context,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31–166.
- [30]Huddleston, Rodney & Geoffrey K. Pullum 2002 *The Cambridg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1]Jackendoff, Ray S. 1972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 [32]Killie, Kristin 2000 *Stative Adverbs in English: A Study of Adverbial Productivity and Orientation*. Norway: University of Tromsø.
- [33]Killie, Kristin 2007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ppearance/attribute adverbs in English. *Diachronica* 24(2): 327–371.
- [34]Langacker, R.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Oxford: OUP.
- [35]Langacker, R. W. 2012 Access, activation, and overlap: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tial.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35(1): 2–25.
- [36]Matsuoka, M. 2013 On the notion of subject for subject-oriented adverbs. *Language* 89(3): 586–618.
- [37]Quirk, Randolph, Greenbaum Sidney, Leech Geoffrey & Svartvik Jan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38]Rothstein, Susan 2003 Secondary predication and aspectual structure. In E. Lang, C. Maienborn, & C. Fabricius–Hasen(eds.). *Modifying Adjunct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553–590.
- [39]Schultze–Berndt & Himmelmann, Nikolaus P. 2004 Depictive secondary predicate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Linguistic Typology* 8(1): 59–131.
- [40]Wyner, A. Z. 1998 Subject-oriented adverbs are thematically dependent. In Rothstein, S.(ed.)*Events and Grammar*.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333–348.

The Idiosyncratic Traits of Chinese Spatiality and English Temporality Revealed by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Argument-oriented Adverbials

Wang Wenbin Yang Jing

Abstract: Chinese argument-oriented adverbials can be distributed only in one syntactic position, while the types of argument they point to are multiple, which results in the multidirectionality of its semantic orientation.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argument-oriented adverbials require the breaking of the linearity of both time and language expressions, which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summary scanning. In this scanning mode, the window of attention is large and the event is construed in a stative manner. In contrast, English argument-oriented adverbials can be distributed in a rich array of syntactic positions, while the types of argument they point to are much fewer, which makes its semantic orientation unidirectional. These facts suggest English argument-oriented adverbials are the products of sequential scanning, in which the window of attention is small and the event is more dynamically view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is spatiality-prominent and English is temporality-prominent.

Key words: Chinese and English argument-oriented adverbials; arguments oriented; syntactic distribution; semantic orientation; the traits of temporality and spatiality